

當代藝術新聞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NEWS

2015.07 No.126



7080

亞洲當代藝術新世代
The New Genera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アジアン、コンテンポラリー、新しい時代へ

NT / 160 US / 10 RMB / 50 HK / 55 JPY / 4,100 SGD / 17 KOW / 10,000 GBP / 6 EURO / 8

傅慶豐 Alixe Fu

藝術世界裡的冒險家

傅慶豐 黃河 布面油畫 300x200 cm. 2014 (局部)



當代藝術新聞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NEWS

2015.07 No.126

7080

鄭亮 Zou Liang
不是這樣的
——關於鄭亮新作的思考



7080

亞洲當代藝術新世代
The New Genera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アジア・コンテンポラリー 新しい時代へ

10.000 / 10.000 GBP / 6 EURO / 8

李重重 2015

ISSN 977-18196080-8
771819608008

山水風華

李重重個展

LEE Chung-Chung

Elegance of Landscape

李重重 清淨 2015 水墨設色、紙本 94.5x250cm (局部)



李重重 幻境 2015 水墨設色、紙本 95x250cm

當一切都已過去 我知道 我會
 慢慢地將你忘記
 心上的重擔卸落
 請你 請你原諒我
 生命原是要
 不斷地受傷和不斷地復原
 世界仍然是一個
 在溫柔地等待著我成熟的果園
 天這樣藍 樹這樣綠
 生活原來可以 這樣的安寧和美麗
 ----語出席慕容(禪意之二)

如歌的行板——關於李重重的抽象藝術

文 / 鄭乃銘

李重重，總是不多話。

可是，她的畫，卻為她說了百轉千迴。

看她的畫，再回過頭看看她的人。終於，也才明白一個人能活得如此爽氣；也才能在作品中，畫出心裡的那股心平與大氣。

李重重的水墨創作，沒有一點油氣，也沾不上一絲瘴氣。

你很難在畫家的作品中，看到如此這般的氣質。

有些藝術家要不在一開始創作之初，就混身沾油；尚且在那沾沾自喜。

要不就在跨過成功當口之後，變得瘴氣滿腹，作品混身都是個俗，對於自己不斷複製自己；還自傲是所謂風格……

但是，李重重；就是個穩。

她的穩，嚴格來講；就是安寧。

人的內心，如果是安寧，就能美麗；一種真正發自內心所觀視、體察得到的美麗。

內心的穩，動輒到創作的表現時，就能看到作品裡所發散出來的清爽，就能看到作品裡；講出的話--口氣清新。

環境是教化藝術原初性格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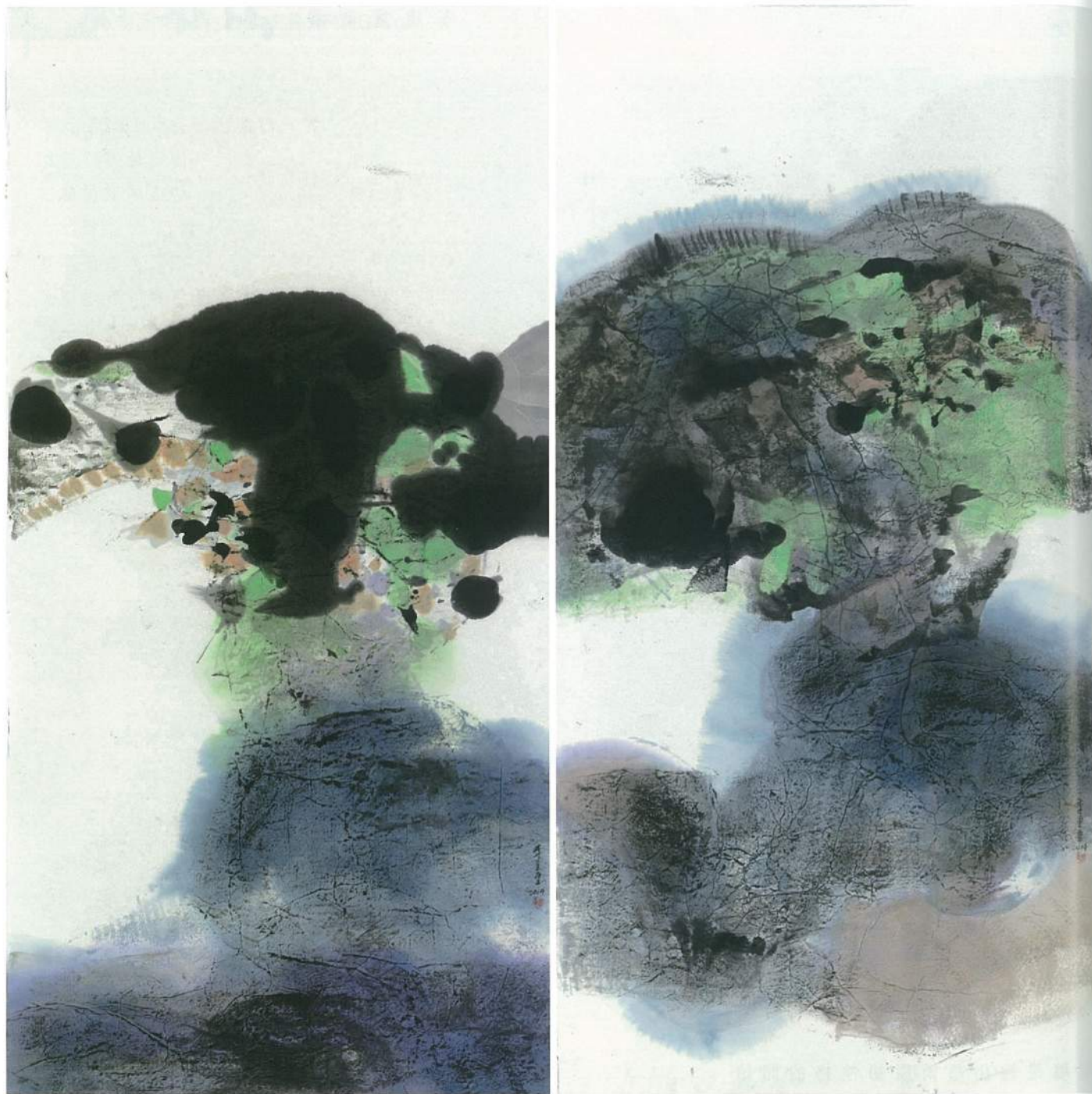
李重重成長的那個時代，本質上是傳統、規矩、守分的。

李重重的父親李金玉先生，早年畢業於北平美術學院，本身也是一位研習藝術的知青。1947年，當時的李重重只不過是4歲，就跟著父母來到台灣。1947年其實也就是國共內戰發生的第二階段(1927-1937是國共內戰第一階段，1945-1950則是第二階段)。國共內戰可說是中國現代史一項重大轉折點。第二階段的正式開戰是1946年，李重重父母於1947年就遷移到台灣，隔年；也就是1949年國民政府正式撤退到台灣，在這個節點上，許多來不及舉家遷移的人，就這麼一錯身，再回頭都已是耄耋之年。李重重全家，稱得上幸運，並沒有受到時代戰亂的拆散。父親李金玉來到台灣，落腳處是在台灣南部而非北部，任職於台鹽七股鹽場，幼年時期的李重重就在台南鄉下長大。

環境；也是後來李重重在創作的表現基底上，很重要的影響點之一。

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計較的不是心機或權謀。原因在於，大時代的動盪才剛剛把家族間的身心震得支離破碎。好不容易能夠獲得一處安身，那來的功夫去算計別人。畢竟，時代像篩子，篩得人千瘡百孔，最後能夠守在一起，已是難得修來的福分。性格恬淡的父親，來到了台灣，儘管所做的工作與自己學習美術並無關聯。可是，父親上了一天班，但總維持晚飯後畫畫的習慣。李重重白天除了翻閱父親從大陸帶過來的許多畫冊、書籍之外，晚間最大的樂趣就是守在書房，看著父親安靜地作畫。

台灣美術史學者蕭瓊瑞在《蒼潤婉約—李重重的現代水墨創作》一文當中，有一段形容李重重幼年時的個性最見鮮活，也能令人從中體會到日後李重重個性沉靜、但又能自處的脾性。蕭瓊瑞說「…假日、黃昏，李重重會隨著哥哥赤足奔馳在潔白海邊沙灘上，…李重重一個人坐在沙灘上畫起小人兒。風來了，把沙吹平，好脾氣的李重重就重新畫過」。另外，李重重回憶父親時說過『記憶中的父親總是縈繞在飄散的墨香中，或站立或俯身在擺平的畫紙、顏料之前，而背景的畫面正是那一片白澄澄的鹽田-窗外』。



李重重 穿越時空 2014 水墨設色、紙本 136x139m

這兩段文字，分別談到了外在與內在環境，也是能夠被拿來點出李重重後來在創作上的潛質性影響。在她的作品身上，留白；固然是在傳統水墨裡見得著的表现。可是，李重重作品中的留白，更像是童年記憶裡的藍天、鹽山、陽光…。童年美好的記憶，穿越時空的門檻，輕巧落腳在她的紙幅上。再者，李重重作品有股非常特別的氣質，她的畫並不若一般山水畫作是以構圖來贏取那股氣勢磅礴重量。李重重的畫裡的形體，著重在「減」的構圖，她讓景的心理質量來彰顯出視覺上的重量；那樣的一份山水或景物，是讓觀者在內心烙下深刻的質感，使得作品並不因為畫面構圖的多與寡、繁複或簡單；而有所減損了如李重重所講『要有大象踉蹌時那樣的震動』。我始終認為，作品上的表現作為，最原始的根據就是從父親身上所感念到的恬淡、不與人爭。因為如此，才能使得她不需要在作品的外相上訴諸於形式上的氣度、量感，而更願意從內化的風景當中；來展露精神的穿透與影響。

傳統是教導藝術思創的動力

歷史，則是李重重在創作表現上，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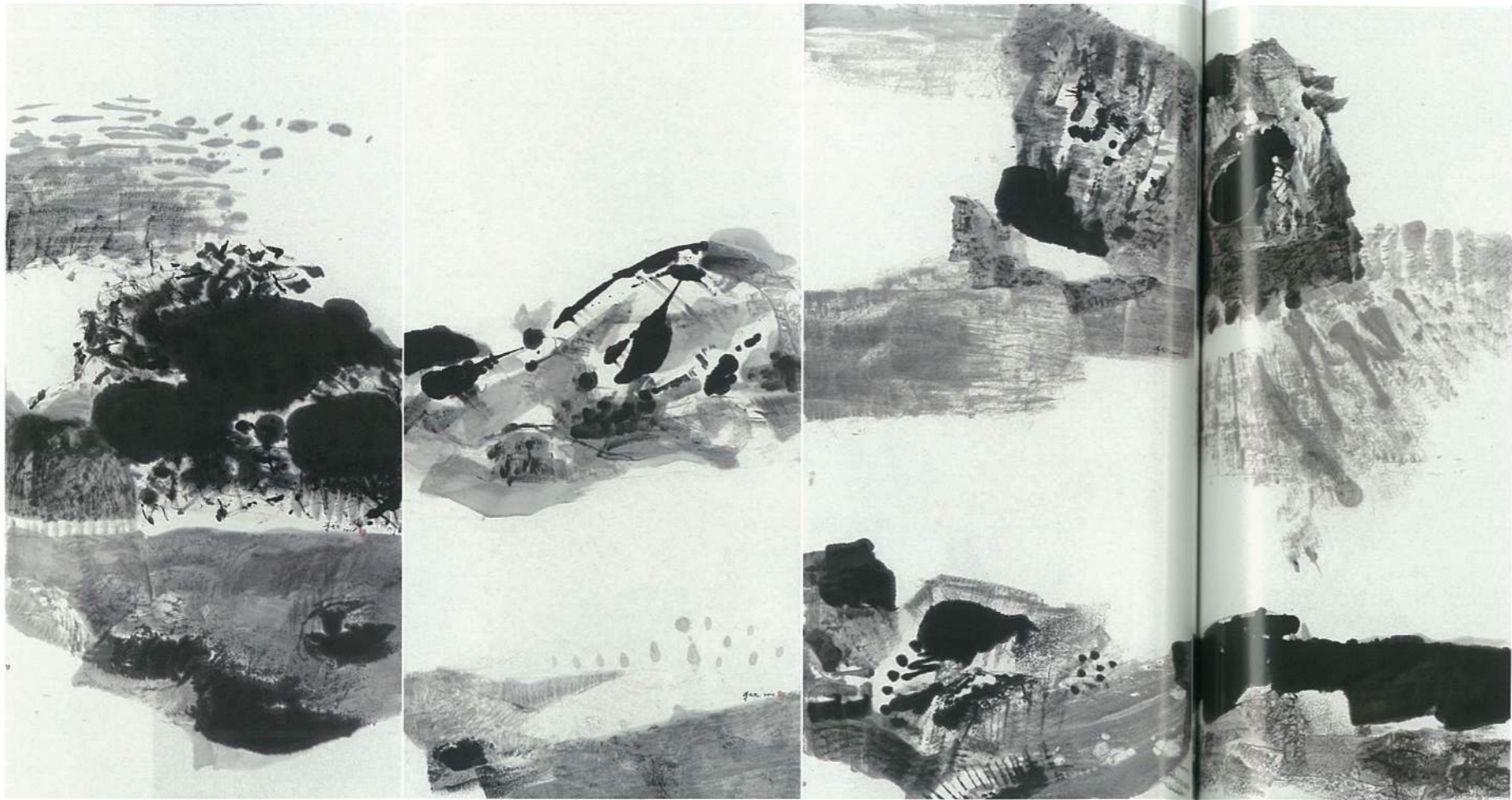
1968年，李重重雖然加入由劉國松所帶領的「中國水墨畫學會」，力圖從傳統的水墨框架上衝撞出新局。但，李重重的藝術，最可貴與最柔軟的部分，卻是她已從傳統所汲取的養分，這樣的基礎背景，才足以支撐她有豐厚的本質；去找尋新的表現。

畢竟，一味的所謂創新，如果沒有傳統的質量，那麼表現出來彷彿張牙舞爪的創新樣式，充其量只是個鬆軟的面具。



李重重
玄思
2014
水墨、紙本
136x69cm

6/6 開幕現場



李重重 大地之母 2014 水墨、紙本 136x276cm



尊彩董事長余彥良(左起)、台灣美術學者蕭瓊瑞、藝術李重重、藝術家朱為白、當代藝術新聞編輯鄭乃銘、尊彩總經理陳菁瑩



李重重(左起)、尊彩同仁、尊彩董事長余彥良、李重重與藝術家兒子、李錫奇、高美館長謝佩霞(左)與李重重、藝術家黃銘哲(右)與李重重

李重重的父親李金玉，本身就是以傳統為皈依的青綠山水畫家。當年，李重重進入台灣政戰學校美術系，教授花鳥的是邵幼軒、山水是傅狷夫，西畫老師則是林克恭。我認為，這些「比較」傳統的訓練是涵養李重重藝術；得以根基紮實主要關鍵。李重重也說，林克恭老師的西畫課程，確實是開啟無限想像的開端，也是讓她感受到不同媒材所展現的視覺豐富度。

我之所以認為，歷史所涵養的傳統；在李重重藝術創作的軌跡中是深具重要原因是，李重重的藝術，不單純只是為了創新而去創新，而是她從歷史的養成教育裡面，更深厚獲得傳統繪畫的神與意，這樣的厚度，才更足以支撐她在創作的表現過程裡，知道自己能夠改變、創新、轉折、保留...的因應。如果沒有好的基礎厚度，那麼所謂的改變或者創新，往往只會滿足別人眼光的期望，未必能夠得到自己內在真正所要企達的境界。李重重從家庭再到學校，一路下來的訓練；沒有一點浮誇粉飾的成分，這些基本的功夫徹底成為她日後在尋求自己藝術定位上，一股最有利的彈跳推動力。

舉個例子，她在2013年有一幅名為〈全家福〉的作品，基本上，這件作品就充分能夠看出李重重如何在傳統與創新上的調融關係。中國傳統水墨鮮少以單墨或彩墨的色塊來作架構，可是，在這幅畫面上，李重重並不直接去描述禽鳥家庭所處的自然環境。她透過大塊面的綠、黃、紅與黑色墨來帶出自然的環境，這種以色塊來寫境的作法，大大拉抬她作品的當代性。雖然說是大塊面的墨色，不過，水墨設色的淋陳、排筆的疾刷，李重重讓自然環境的細節透過傳統技法的轉圓，展現出一種具有歲月但又不顯得呆滯的筆韻來迤邐出自然風景的層次之外，她還運用乾筆簡練勾勒出的線條來對映源自西洋繪畫的立體結構色塊，兩者間的互疊或對衝，讓這幅畫作脫離傳統描述花鳥之類的題材，突然間；就有了一道曙光，所有在環境裡的生命，各個環節都有了立體感、有了層次，都有了喜悅。

墨，在她筆下；是線、更是結構、是載體、也是情緒...

記得，席慕蓉在1985年〈孤獨的行者〉詩裡，有這麼段說『生命原來並沒有特定的形象，也沒有固定的居所，更沒有他們所說的非遵循不可的規則。藝術品也是這樣。』規則只是為了瞻怯與懶惰的行者而設立的。因為，沿著路標的指示走下去，他們雖然不一定能夠找到生命的真象，卻總是可以含糊地說出一些理由來。』這文字總讓我覺得極為貼切李重重對藝術的態度。

李重重所經歷的環境，正好見證時代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變，如果說，傳統給予她的並非是個包袱；而是個活體，那麼；創新所帶給她的則是一份自由想像。兩者，正好是飛翔的羽翼及翼下之風，讓這位藝術家徹底超脫既有與現有的體制。李重重擅長透過墨來解決構圖問題，她甚至讓墨不再單純只是墨，她讓墨成為線條、成為結構、成為載體、成為心情...。例如，2015年〈清境〉那件作品，李重重以墨畫出山景的起伏，線與墨之間；其實沒有太明顯的界線，但是不同筆觸的反覆運用與推陳，讓整個山景除了有層次之外，竟然也讓綿延開來的山陵線成為思念的射線，毫不猶豫地往前疾駛。李重重在這個地方所展現的筆道與筆觸，簡直是令人歎為觀止，她讓用筆成為情緒的

表彰，使得畫面的輕重、舒緩、內斂...完全確切而不需加以贅述。尤其，李重重在墨與留白間所處置的黃色，就好像是個破題，點出那內在清靜裡不慣張揚的騷動，淡淡的鵝黃色與淡墨間的依偎，就好像原本飄浮在空中的羽毛，輕緩緩落到你的手掌心，自此；再多翻揚與低迴，都儼然清澈透明，只有寧靜適合久待...

李重重曾說，對於趙春翔的藝術相當喜歡，趙春翔的藝術帶給她某種程度的影響。不過，兩位世代與背景迥異的藝術家，透過藝術所傳達的信念，在我感覺還是各有訴求。趙春翔本身境遇諸多顛波，造成心境蒼老，他的藝術諸多糾葛，像文學、像時代小說...，劇情排山倒海，讀來令人不免悵然。李重重的藝術，像詩；沿襲自家庭與環境的教化，她的藝術情感飽滿卻不顯激烈，沒有絲毫戾氣，不以視覺來寵溺觀者，而是讓作品的平和、靜謐，讓看畫的人能看出滿心的喜。2008年她的〈相親相愛〉，筆觸圓墩、造型拙趣，或許類似這樣的題材，趙春翔也曾涉獵。可是，趙春翔會將筆觸帶至一種濃稠的壓抑與沉重；甚至有更多寄望與懷想，李重重卻將筆觸翻越山嶺；只為沐浴清風。藝術家的作品，寫心；以此明證。

她的藝術不是只為了服役世俗的雙眼

李重重喜歡旅行，自然也喜歡透過雙眼來「收集」山水。對多數的藝術家來講，畫景；絕非難事，但是畫意恐非人人都能傳神。李重重不是一個以全概性來描繪風景的人。她是取現實的景來構築自己內心風景，也正因為內心是自由、是充滿想像、是不受束縛，所以李重重所建構出來的畫面，充滿著生命景物的靈動而非景的複製。而也正因為性格的平和，她的畫面沒有所謂稜角或銳利的線，李重重不慣於使用濃墨，她總會在畫面上，藉由一層又一層的淡墨來鋪陳出重輕，同時也因為層序的疊映，使得墨真正有了韻；就好像飄動、行進中的山嵐，有了思想與主見。例如，2014年的〈大地之母〉、2015年的〈穿越時空〉，在畫面上，你能看到李重重是如何在翻轉傳統中沉滯的墨，你也能看出；墨，在她筆下的情緒鋪張與藏鋒。

這也就好像她在描繪荷葉暗香之類的題材或深秋滿山的棕黃，李重重總能夠在墨與乾筆的交錯之下，讓觀者彷彿就看到夏日的清風微微、輕手輕腳吹拂過荷葉；將大片荷葉翻起，驚醒了荷葉下發呆的魚群，或者是那棕黃墨色與乾筆的對話，讓秋天林間會發出的清脆聲響，直接透過畫面就傳透到你耳裡，乾筆的婉約、與不著邊際的線條，與作品中的墨彩，讓畫裡的景都活了過來。

李重重不遵循規則，讓她的藝術不是去服役於世俗的雙眼，她讓藝術去找知音、去找真正的有情人，去喚起不需要大山大景也能展現內心自由氣度的人。

她讓文人寫意不再拘泥於自我呢喃框架中，從山水裡面，展現自我堅定卻也柔軟舒緩。她透過水墨走出一條屬於文人抽象的繪畫語境，在細膩能述情、灑脫能寫意的雙重架構，藝術有了新我；創作有了新的視覺性格。